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小亨集卷四

元 楊弘道 撰

七言律詩

春陰

夢迴鷄唱已多時  
怪底書窗曉色遲  
黃道六龍潛有耀  
青郊三峴淡無姿  
葢連芳萼粘金粉  
葉著柔枝妥翠眉  
問柳尋花乘逸興  
却愁歸路雨絲絲

隨分林泉

綠淨青葱戶牖邊問誰於此卜終焉江雲陰薄晨炊熟  
野燒光寒夜燭然詞賦麗淫誇陸海傳奇虛誕記壺天  
徵君知足心常足踐履南華齊物篇

原注宜祿原上一  
醫者忘其姓名

壬辰閏九月即事

西山逃難日如年草動風聲止又遷惴惴側行崖際石  
回回屢涉谷中泉縱橫蔓刺膚流血憔悴妻孥命在天  
疲極和衣相枕藉夜寒輾轉不成眠

竹庭

點點莓苔一徑深  
書窗但覺更蕭森  
涼颼暗墮霏微雪  
晴影勻篩瑣碎金  
解籜拂雲咸有節  
披風鳴雨總無心  
主人愛惜勤封殖  
今日那知失故林

贈鄧帥

順陽江上早梅開  
一夕風吹斗柄回  
漢日舒長鈴閣靜  
楚天空闊野鷹來  
奇才既已蒙三顧  
羈客何須賦七哀  
好結茅齋為小隱  
無心求比少城隈

題舞陽侯廟

薦誠何處仰威稜遺像乾維栢影清短砌南薰披草色  
空庭西照碎禽聲攀鱗雖邁風雲會得鹿當寒帶礪盟  
曲送未迴聞顧命將軍方免學韓彭

定庵

社燕賓鴻秋復春竄身南國避兵塵露涼汗水蘋花老  
風暖蘄陽柳葉新遷徙靡常嗟我病吉安無計與君隣  
親朋凋喪家鄉遠羞見定庵庵裏人

贈仲經

端平二年清明後出襄陽攝唐州司戶是歲  
十二月上旬北遷寓家濟源吾友所寄書隔  
年方達屠維大淵獻五月相遇於齊河復有  
雙布之贈長句四韻少酬佳貺云

南北應無再見期雲翻雨覆事難知大堤歸客來何遠  
盤谷幽居信到遲當暑纖絺將厚意連朝情話慰相思  
多君已享江湖樂不忘鄢陵處陸時

原注鄢陵留別詩  
有濡沫能傲濕生

涯善自謀  
之句故云

寓居書懷

疎栽枯棘作籬藩鄰舍相望不設門去燕來鴻為客慣  
佩蘭懷玉與誰論河名無定亦歸海草曰寄生猶有根  
但得生涯能地著何嫌山谷數家村

送鄭飛卿

晉亡氏族入遼東吾祖君家事略同曲阜臨淄非故國  
烏丸白霄有華風百年勝負興亡裏幾處悲歡離合中  
別後相逢無定在太行山色翠連空

先疇

二紀流離不自由得歸中路復淹留今年再踏東秦地  
昔日嘗居南雍州夢裏青衫霑雨露覺來華髮望松楸  
先疇亂後誰為主何處躬耕待有秋

修武春日

春事年年墮渺茫今年蜂蝶亦深藏已從漫與寬詩律  
更覓無何入睡鄉病麥可能風底綠枯雲徒向日邊黃  
北郊秀色堪凝眺塵坌連朝失太行



九日邠州公宴席上奉呈趙節使張相公

原注  
趙節

使子文諱伯成張相公信夫名行信  
以參知政事出為邠州節度使致仕

尚父城東涇水南秋香飄動府潭潭  
躋懷却喜逢重九此席應難得再三  
縫掖縵胡賓畢集台星列宿影相參  
罰觥滿酌申嚴令要把黃花入鬢簪

臨安楊文秀見惠栢油烟墨而號玉泉者以詩  
謝之

鸞鳳宿時香葉蕃却因有用斲蟠根  
蒸蒸膏潤資然燭

馥馥烟清在覆盆珍劑秘傳江左法若人疑是華陰孫  
從來吾族多高義故遣陳玄款華門

弔元老

康姓顯於山西妻父諱震字震亨幼孤當以  
廢得官過時不就性嗜酒善畫山水交遊當  
世士大夫咸得其歡心寓居濱之屬邑利津  
泰和丙寅客死東光歸其骨藁葬濟水之濱  
一子元老始六歲惇惇無所歸從余來淄川

貞祐元年十月望日以羸疾卒傷其父無後  
哀其子天死作詩以弔之

風調水清有典刑傷哉白首見飄零魂隨寒骨來千里  
世系遺孤始六齡宿草荒蕪應滿地柔蘭凋落忽空庭  
旅人若訪中郎後識語淒涼詠曙星

苦雨示楊仲名

草屋堦平水倒門終風苦雨錯朝昏採薪已斷山前路  
棲畝空懷野外村范釜正憂無物爨杜囊何用一錢存

豐年復有在陳厄風伯雨師真少恩

汴京元夕

一朝別鵲動離聲伉儷三年曉夢驚當日想君應被害  
此時憐我不忘情杜鵑啼血花空老精衛償冤海未平  
追憶月明合卺夕何堪燈火照春城

冬雨

北風常颳六花飛烟靄溟濛失所宜爐火宵殘聞佩響  
簾櫳晨揭看絲垂正當江上梅開日還似枝頭子熟時

七十衰翁嗟未見  
考祥何處有人知

題暮雲樓閣圖

深山何用起樓居  
雲表參差象兩都  
西晉衣冠崇老氏  
後秦風俗事浮屠  
人情有感形歌詠  
匠手無心作畫圖  
闕里蕭條灰燼冷  
淡烟殘日下平蕪

同袁副使遊西城

杖藜徐步小溪傍  
屬玉雙飛水滿塘  
喬木蒼煙餘故國  
敗荷衰柳更殘陽  
惜無濁酒供秋興  
誰借扁舟趁晚涼

再約小亭終一到與君連日倒壺觴

滄浪之水舞雩風四海何人識此翁  
堅坐久拚拋世事暫來渾欲挽詩窮  
青山與我真知己白髮臨流少化工  
今日從容天地裏一杯春露笑談中

劉倉副家讀其祖廢齋文集

西職閒曹六十春掛冠歸守冢前麟  
試評八載齊皇帝何似終身宋大臣  
白霄袞章俄在殯鵲山珠玉不成塵  
百年事往陳編在愛惜留傳屬後人

蘭

葉披花結弱如摧澤國茫茫正可哀秀色亦知歸菡萏  
穠芳未必勝玫瑰使君浩蕩秉高興小畹殷勤欲自我  
原注畹三十畝也藝蘭覽  
秀亭下故變文曰小畹著意幽香無覓處暗中不覺

襲人來

天際識歸舟圖

原注平涼行省左  
右司肅機堂壁畫

天邊高岸一亭幽江上輕烟疊嶂愁風好可憑乾鵲噪  
潮平遙映白鷗浮公堂毆斥三庚暑意匠經營萬頃秋

神逐境移應有夢盈盈仙子抱箜篌

馬都幹梅花

江上淒風糝玉塵江梅千本隔城闌不堪幽夢迷前路  
分惠清香賴故人夜靜挑燈看疎影天寒溫水借陽春  
他時有酒須同賞花底休分主與賓

除日立春

送寒開歲隔晨昏時節相催繡轂翻鳳歷下籌推數始  
麟經援筆記正元陰陽闔闢無非道學術參差有異門



吾老但知隨所遇併收和氣到芳樽

從鄧帥遊百花洲

絳旆恐驚鷗鷺飛綠楊陰外駐驂駢平輿穩勝雙鸞背  
極目新張萬錦機碁局分曹消永晝酒樽遲月蘸清漪  
奉陪宴賞成新詠佳興無因到諷譏

酬劉京叔和

瘦鶴巢西彩鳳東差池雲路有時同翛然放意罨塵外  
久矣識君文字中洧水絮飛傾蓋後梁園氷釋贈詩工

情知不得鄰丹穴又整霜毛向曉風

四皓廟

綿蕝儀成上下和玉觴為壽醉顏酡寵姬愛子惑方甚  
賢傳謀臣無奈何商嶺白雲封舊隱漢宮鴻鵠動悲歌  
高墳兩兩臨遺廟灌木陰森冒蔓蘿

意行

黃葛衣輕信意行荒烟殘照淡回汀金沙灘面印碁跡  
瑤草結梢擎鷺翎終日溪山常闕寂無風蘭芷自芳馨

騷人佩服幽人宅千古仍存舊典刑

同李吉甫載酒泛順陽江

沃土居人號素侯青林十月似初秋山明朝日常東抱  
江到南陔亦懶流細草平沙閒立馬輕舟短棹不驚鷗  
將軍愛客須沉醉醉裏題詩記勝遊

圓融庵

余不解佛法圓融庵主求說偈言勉強應之  
如造像生花但得傍人言髣髴其真可也聊

以此說自恕云耳

月雖死魄朔初逢  
氷正堅凝臘未終  
結就茅茨為佛事  
削成基址自神工  
生明冉冉光凝望  
解凍深深綠浸空  
客至不妨閒打坐  
入窻面面響宗風

故里詩

故里蒿萊野鹿呼  
翛然幽鳥下庭除  
困亨何恤澤無水  
姤遇可傷包有魚  
歷下金蘭唯仲叔  
門前雲錦萬芙蕖  
不知衍衍時相會  
曾念荒城久索居

赴千乘記舟中所見

西郭溪流放畫船北城門甃出清漣長山翠壁排空立  
高苑蒼波與海連霜渚透光揩鏡翳風蒲沉影裊爐烟  
羈懷本自多悲感滿意詩成復粲然

次韻元伯雪

聚星堂畔霏霏雪高會賓僚宴郡城若引昔賢為故事  
可能白戰出奇兵寒枝欲宿鳥還去曉逗迷蹤人未行  
收拾殘膏和君句庶幾相慰苦吟情

上楊尚書

原注戶部名  
慥字叔玉

科試榮身道甚夷  
敝車羸馬若為馳  
聖俞仕宦由門蔭  
德裕譏評敢自欺  
惡醉已能真止酒  
固窮初不坐耽詩  
謀生但有依農事  
二頃良田未可期

遣興

誰達誰窮誰後先  
揚揚戚戚失之偏  
白雲出岫本無意  
彩雉照溪私自憐  
莫擬指囷思魯肅  
何須伏弩殺龐涓  
西山深穩有佳處  
細斲黃精煮澗泉

雪滋墮麥雨滋桑五月薰風九月霜山擁潼關遮陝右  
地傾河水浸睢陽英雄封建分諸國主客安和渾五方  
莫道書生無用處也能歌雅美宣王

拍案玲瓏色益奇雪中曾賞歲寒姿玉壺沉水動詩興  
庾嶺梅花勞夢思得得折來當眼底欣欣傳玩副心期  
朝昏又厭尋常見却憶瀟湘斑竹枝

哀子

髻鬢哀哀失所天衣衾草草殯荒烟西南流寓三千里

東北攀號二十年負土起墳常在念刻銘納壙未能遷  
此生已矣知無奈唯願華顛孝道全

達內鄉見縣令裕之

馬蹄踏破洛南川回首山城一片烟入夜前途如抹漆  
有時峻嶺若登天困眠肅肅飛霜底饑傍泠泠流水邊  
行盡塞垣三百里眼明初見玉堂仙

中都二首

龍盤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僅兩周佛寺尚為天下最



皇居嘗記夢中遊清明穀雨香山道脆管繁弦平樂樓  
莫對遺民談往事恐渠流淚不能收

繁華消歇湛恩留忍見珠宮作土丘海日西沉燕市晚  
塞鴻南度薊門秋恭光父子三綱絕安史君臣百代讎  
善惡相形褒貶在世宗更比孝文優

日落

日落蒼然烟滿城聚觀如堵沸如羹長春火樹銀花合  
不夜瓊樓壁月明未及轉頭飛電過方將掩耳迅雷驚

青衿記得曾看此  
此日中州正太平

蒼陂吟

蒼陂萬頃溉良田  
誰決枝渠注別川  
臨事縱能知有命  
逢秋未免歎無年  
隄防力復何勞止  
稼穡功成若自然  
欲受餘夫五十畝  
忖心慙在老農前

漢陂

空翠堂中望陂水  
岸回山列若無窮  
鏡銅新拭寶奩圻  
機絲未張雲錦空  
一飯常懷源少府  
勞生更甚杜陵翁

鳥飛魚泳方自得慙愧此身如轉蓬

宣聖廟桃李盛開約鄉中親舊同飲花下

春來桃李便承恩况復儒宮穩託根喪亂不堪憂故國  
英華猶覺在吾門奈何日月馳雙轂思與親朋罄一樽  
共趁東風花下飲此間雖小勝名園

將歸阻雨用木庵送行詩韻

麥苗春晚尚如絲甘澤嘗嗟應候遲六事桑林懷聖德  
一篇雲漢賦周詩驕陽入夏為霖雨遠客通宵役夢思

賴有湯休詩句好披吟正是憶家時

若人二首

襟懷顏面不相謀作偽心勞示德休堂上已棲巢幕燕  
堦前猶繫蹊田牛常居經史為奇貨欲陷衣冠入濁流  
暗室伏機微笑出定知人有破家憂

勢利場中論結交煦愉便辟偽如毛乃知貧是試金石  
更覺剛欺切玉刀害物陰謀深可畏附炎諂笑一何勞  
布衣脫粟資高卧洗眼殘年看爾曹

寒食

去年寒食已無家  
陌上風塵卷落花  
今歲清明還是客  
城隅烟雨暗殘葩  
年來年去催衰白  
花落花開足歎嗟  
風雨閉門無所適  
心田方寸亂如麻

五言長律

自述

為氏因封邑名家  
出華陰行藏由治亂  
用舍自浮沉五代  
生民極末年流毒深  
華夷兩宰宰宇宙  
一刀砧泯滅

青牛跡寂寥白鶴音日升消薄霧雲歛出高峯開國榮  
持節歸田足賜金名駒追老驥稚枯秀長林鼓角催朝  
暮星霜換古今却辭石熊麓來卜籠溪潯溫飽童耆樂  
馨香祖禰歆一朝人事變萬里塞塵侵火燎傾巢燕弓  
驚鍛羽禽半攜陳國鏡百感少原簪擬賦蕪城賦長吟  
梁甫吟蕭條君子澤恒久士人心誰把焦桐木收為綠  
綺琴坐中驚倒屣樓上快開襟才藝如毫髮忠誠或倍  
尋相知誓相報歲月莫駸駸

贈鄧帥

藝苑昭詞彩經筵味道醇縱橫隨緩頰踴躍執蒙輪博  
學通幽隱奇才邁等倫故當稱俊偉未足靜風塵何術  
興王室中原有世臣雲龍邁嘉會花葉茂長春上下承  
恩遠東西出將頻英聲蜚漢楚威德洽周秦嚴警驅貌  
虎雅歌集鳳麟靈襟澄瀚海汎愛到窮鱗賤子能安命  
虛名詎起身商山深欲隱宛馬到何神恍惚三生夢朝  
昏九死鄰帥師迴烈焰習坎得通津花氣薰蘭閣麻衣

拂繡茵晨炊優歲計春服趁時新遷逝同王粲賢良愧  
卻說散才那致此遇物見行仁報德知無地修身益自  
珍抱孫聞有喜麟趾頌振振

赴平涼留別趙晉卿

塵世無家客山城落帽風朱門森畫戟綺席拜仙翁宴  
樂容疎放提携失困窮層樓寒色白畫閣夜光紅迎日  
花枝活朝天馬首東壁圭班四岳元凱翊重瞳忍淚辭  
公子凝眸送塞鴻仲宣詞賦在子美草堂空日月孤飛



鳥乾坤一轉蓬他時若相憶回首望崆峒

別鳳翔治中父文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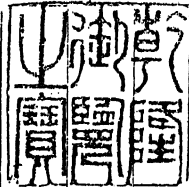
制權酒而征商吏部差監務二員曰監曰同  
常以五月中官給本造周歲所用之麴九月  
一日新舊相代監務相呼我代者為上交代  
我者為下交余自京兆從劉監察光甫到鳳  
翔而府帥郭公仲元囑文仲請余教其子姪  
於府學麥既熟上交不至辭赴麟遊造麴八

月上交至而罷監務造麴已竟雖上交至例  
不當罷蓋彼貨吏而罷余也將往邠州以詩

告別

細柳青絲裊孤雲白練輕枝隨金縷斷影趁繡衣行日  
麗南山樹烟迷北斗城精熒太白色鳴噓橐泉聲遽館  
薰風細長檠絳蠟明廣庭趨府史虛席讓書生疇昔文  
為業因緣筆代耕識途隨老馬調舌轉雛鶯小邑那堪  
處微官有底榮低頭拾瓦礫放手棄瑤瓊肺渴煩蒸煮

心疲劇繞縈虎頭非我相鷄肋有人爭甌墮何勞顧途  
窮輒愴情一身常坎軻半載廢經營積雨乾坤濕高風  
物象清紆麻難卒歲山水杳歸程朔漠衝風黑崑崙殺氣  
橫啟明編皂隸斜照列公卿懷德因施惠酬恩亦竭誠  
他時驄馬過終始服高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亨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徐志晉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sub>臣</sub>王兆泰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小亨集卷五

元 楊弘道 撰

五言絕句

寓意

白道穿雲去，青郊占地耕。  
塹深屯棘刺，得得斷人行。  
花有凌霄者，誰當瘠土栽。  
可憐無所附，寂寞草間開。

南澗

鬱鬱鬱鬱，高樹茫茫。  
見碧岑風聲，成萬籟雲影。  
落輕陰。

仲冬

迎水地卑濕仲冬連夜風茅堂何以處春在小爐紅

題張仲謙畫卷

疊嶂寒林杪招提滿暮烟漁歸猶反顧飛鴈背江船

同張介夫楊信卿賦龍德宮詩

步入西園裏秋風草木長牛羊識牢檻廢殿榜凝香

闐然草蟲圖

遂性方為樂逢裁未必愚人生何異此一幅草蟲圖

遣興

暮齒無筋力  
嗷嗷哺衆雛  
緬懷皇甫冉  
嘗勸陸潛夫

七言絕句

次韻陳又新真人北上

驛騎翩翩祇暫歸  
壽觴捧罷戀慈幃  
秋風萬里關河道  
回首那堪朔鴈飛

贈希白

青柯坪上弄雲烟  
盧氏山中又幾年  
道學愈精身愈困

布衣憔悴漢江邊

贈免官安置者

萬騎貔貅關塞晚  
兩班鴝鷀禁闥春  
覺來飽食黃粱飯  
却看邯鄲夢裏人

遣興

正愁玄鳥巢軍幕  
又見白魚逐釣絲  
座側有人顰蹙去  
更煩熟讀董京詩

慈湖客夜



江頭明月照人孤腸斷風前繞樹烏  
夜夜春潮隨月上  
不將客信到慈湖

孟浩然像

先生詩價動江湖乘興西游到玉除  
解道氣蒸雲夢澤  
却言多病故人踈

偶題

藏名匿迹黃塵中日抱書案心冥濛  
牆頭花變兩三色  
又是一年看春風

巨木埋根數百年蔚然蒼翠上參天不歸宮闕充梁棟  
也作龍舟濟大川

海上雲來徧地陰波間漏日瀉黃金水車倦踏傷淫潦  
無奈連天雨正深

讀志林

休教行已媿屠沽為學當為君子儒俱是傍人門戶立  
丈人且莫笑桃符

謾題

都門幾度見秋風  
楓柘連山樹樹紅  
江海此時回首望  
黃花滿地酒尊空

鄭圻

鄭圻西峻周東傾  
丘陵破碎山縱橫  
千山萬山過函谷  
却放秦川如掌平

贈衛處士

甘石書存懜不知  
老來更與世相違  
夜涼天雨清如水  
嘗欲因君識少微

宿浚儀公湖亭四首

夜宿湖亭水氣涼四更風露濕衣裳空濛霧重前山暗  
屋角斜明是月光

兩兩三三白鳥飛背人斜去落漁磯雨餘不遣濃雲散  
猶向前山擁翠微

幾年鄉夢隔江湖此日登臨興不孤小艇欲行無遠近  
不愁歸醉要人扶

能文亦有張公子往歲俄加道士衣載酒白雲山下路

擬將毫翰與同揮

出京

女弟數行傷別淚翰林兩首送行詩辛勤徒步關西去  
回首觚稜日出時

飛鳳曲

丹穴嘗聞有鳳凰粲然五色備文章暫時得見却飛去  
悵望碧霄空斷腸

題桃花島圖

記曾海上浴湯泉遙望神山幾點烟却對畫圖疑是夢  
推移寒暑十三年

楓落吳江冷

原注詩會中  
題因錢效之

澤國霜餘氣象清蕭蕭丹葉動秋聲綸鉤收盡絲千尺  
應有空船載月明

旅懷

道途風日令人老巖壑雲霞笑我忙誰解清泉煮白石  
願尋高隱問靈方

宿流泉院

凌山曉發暮流泉東院巖隈有爨烟供佛雙池荷葉小

乃知茲地不宜蓮

原注流泉院二相距三百餘步土人謂之東池頭西池頭西院今無僧居

東院曰洪福大定三年名額刻石龕於殿之西壁凌山院在東阿東北

倦繡圖

五絨未竟小花枝歌坐無言若有思風暖日長人自困  
也應如我撥書時

興平道院

坳堂翠積草生平時有中庭鳥雀行日影滿堦金不定  
好風輕泛樹頭聲

次韻裕之元夕山村見寄

山人不得住山村敗履常穿畫戟門歌舞滿堂非我事  
枉教紅燭照昏昏

登舞陽市樓

解襟舉酒見南山山際風來五月寒渾似吾鄉三伏日  
望都樓上倚欄干



迎祥觀即事二首

牽牛延蔓覆簷青涼氣著人如酒醒  
天外晚風收積雨  
石爐澄水白泠泠

紙錢灰冷女巫歸庭樹陰斜覺日移二尺短  
碑堪與語  
石香爐下獨搗頤

寒江獨釣圖

颯颯霜風亂鬢毛  
泔泔溪水照綈袍  
百年不惜身空老  
懶向滄溟掣巨鰲

舟行二首

羞蒞行囊賃客舟  
初期十日到齊州  
歸心晝夜如流水  
灘淺風狂不自由

盡室東隨賈客船  
天教歸老舊園田  
三河千里無青草  
歲在虛危定有年

舟中遇雨

斜風掠盡一重烟  
雲雨溟濛水接天  
懊惱葛衣渾濕却  
船頭還聳作詩肩

奇石

年將四十尚無聞自覺趨蹌不入羣閒向水灘尋細石  
旋揩沙土看奇紋

彥深家榴花

小院深沉晝掩扉薰風注意海榴枝新詩題罷空歸去  
不見纍纍著子時

凍帛圖

內樣衣裳金縷紋營營何事女工勤料應純被周南化

不識閒愁作夢雲

來復生

原注正大三年丙戌九月九日生於平涼府

竹萌遺籜化為蘆常恐青林歲晚疎今日又看新笋出  
節圍膚色願相如

七月十七日夜步息盍簪坊歸二更矣

白紵衫輕兩袂風市橋涼露滴梧桐朱門不鎖清秋月  
棄與閒坊靜曲中

調李長源

何時一斗鳳鳴酒滿酌與君洗不平男兒年少鬢如漆  
日落胭脂坡上行

謝茂先家藏王禧伯疎林沐雨圖

伸臂纔能引卷窺修篁如截葉低垂行雲不散山堂暮  
常記鉤窻卧看時

東風

陰消陽長否還通消長循環默化中天且不言春自好  
羣芳總已屬東風

再至鳳翔普照寺

清秋風露曉淒淒  
氣徹天高日易西  
誰把玉簪收拾去  
綠雲猶傍曲欄低

門帖子

壬辰年門帖子

不求高爵列王臣  
不願金珠坐逸身  
但願全家度災厄  
白頭重作太平人

甲午年門帖子

儒館庇身慙廢學官倉供米竟無功授田儻復先王制  
從此歸耕畝畝中

戊戌年門帖子

曾由直道踏亨衢豈謂終身出險途從此知非亦知命  
鏡中休鑷白髭鬚

己亥年門帖子

寒泉遠汲憐兒小白粢親舂愧婦勤餽食從今低舉案  
莫教人識五噫君

辛丑年門帖子

生長般溪溪上州一朝滄海忽橫流  
黍離麥秀悲歌裏華髮歸來萬事休

癸卯年門帖子

兒子形軀似我長新年祝爾願康強  
但能碌碌全門戶莫羨人家畫錦堂

甲辰年門帖子

歲在龍蛇何足慮庭疎蘭玉最堪傷  
故將西漢緹縈事



說與君家老孟光

原注家世男少女多暮年止一男復有五女

乙巳年門帖子

蒲城來往愧年除  
頰尾柔毛從酒壺  
唯有曹君不相棄

故穿深巷送屠蘇

原注曹字善良

丙午年門帖子

素貧貞士老還鄉  
覓食求衣借屋忙  
三事就中先有一  
立錫地上蓋茅堂

丁未年門帖子

數歲常懷未濟憂欲遷東府與西州厨邊井淺泉甘冷  
大半因循為爾留

戊申年門帖子

南坊妬寵如官妾北里爭妍若市娼唯有西隣安義命  
東風也自到茅堂

己酉年門帖子

己酉再逢鬢未皤平生艱險飽經過全家無恙自天祐  
媚嫉之人如命何

詩餘

鷓鴣天

避酒

玉帳人間綺席開  
便將紅粉作金臺  
詩情先自無多子  
更著繁絃急管催  
香穗裊燭花摧  
老來辜負即時杯  
白眉已任蛾眉笑  
一夜惺惺騎馬回

望江南

詠桃源

桃源好雞黍競相邀鸞鳳有期朝絳闕風霾無計上青  
霄萬點落英飄茅屋底何以永今朝一念不從癡處  
起萬緣都向靜中消知命也逍遙

沁園春

佳人

揩汗殘粧咀梅顰黛楚腰如束為蕉漿頻飲全踈綠蟻  
繡床慵傍閒倚青奴解愠風來忘憂花發庭樹扶踈如  
畫圖凌波襪步蘭堂欲下猶自踟躕  
星娥月姊相呼

趁清樾桃笙特地鋪  
悵紫簫聲遠青鸞夢斷  
逸居無事  
長日何如玉子圓磨  
文楸方界多算須防一著  
輸閒情  
遠漸西山翠重飛下陽烏

梅梢月

歌女

春到人間嫩黃染長條  
暖烟晴晝未按舞腰學畫粧眉  
二八女兒纖瘦絳桃穠李携佳伴  
陳步障青紅如繡過  
微雨年年好在禁烟時候  
嬌困如酣卯酒應惱殺翩

翻燕朋鶯友綠水灞橋斜日章臺雪絮亂飄襟袖勸伊  
休管別離事但贏取青青依舊再相見清陰漸成數畝

酹江月

寄贈

漢家都邑歷綿綿延祚增崇榮富千古繁華猶眼見看  
取班張詞賦太液鴛鴦昭陽鳩鵲蘭麝熏香霧君恩如  
日照臨知在何處 窻下軋軋鳴機杼霜袖雪裂下齊  
紈素團扇裁成明月樣搖動涼風披拂玉宇塵清金莖

露重黃葉飄宮樹紫毫斑管定書當日佳句

滿江紅

有感

尚寐無聽幽夢斷遽然難續隱隱聽鼓聲如呼角聲如  
哭簷短茅堂窻已白灰殘爐火樽無綠稱有無隨分具  
晨餐唯餽粥有義命何思慮在坎陷彌謙牧但客來  
嘗媿小坊深曲不及屠沽餘酒肉不及駟僮多僮僕下  
葦簾相對話移時清歡足

六國朝

繁花烟暖落葉風高歲月去如流身漸老歎三十年虛  
度月墮鷄號痛離散人何在雲沉鴈杳浮萍斷梗任風  
水東泛西漂萬事總無成憂患繞虛名何益薄官徒  
勞得預俊游中觀望好謾能出驚人語瑞錦秋濤莫誇  
有如神句鳴禽春草干戈滿地甚處用儒雅風騷援筆  
賦歸田宜去早



欽定四庫全書

小亨集卷六

元 楊弘道 撰

文

投趙制置第三劄子

具位某惶恐頓首再拜申稟制置大使龍學尚書先生  
閣下某以不事科舉而充府學學諭為名不正以名不  
正而月費倉庫錢米為素餐因愧心所激故凌晨投劄  
願係賤名于帳前求人之所憚為者為之蓋欲既勞而

後食則無所愧于其心所期不過如勘校兵書議事官而已也今蒙陶鑄異恩特借補廸功郎差權唐州司戶參軍兼州學教授既受制劄恍惚自失何哉出于本心所期之外故也雖然司戶之職掌倉廩出納但夙夜公勤供職身無貪私以率其下庶能免于罪戾夫教授學者之師也學諭弟子之職也豈有不敢以名之不正充學諭而敢冒居教授之職者乎故司戶之職不敢辭教授之職謹辭伏望鈞慈俯從所請幸甚重念某之遇閣

下可謂異常也閣下洗拔某出於泥滓亦可謂異常也  
蓋某來歸本朝未滿三載閣下之鎮襄陽纔數月爾某  
不假一人之譽而挺然孤進閣下不之疑而特見錄用  
求之古人亦復罕有某雖無學術文藝敢不自重其身  
立于無過之地以全其始終為心而報閣下陶鑄異常  
之恩也哉冒黷尊嚴至于再三無所逃罪右謹具申伏  
候鈞旨端平二年二月具位楊某劄子

通鎮江趙守范劄子

竊以孟秋槿月甘雨應期恭惟某官以天上星辰主江  
邊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某久矣卑  
棲睠焉高仰飛沉異勢拜伏無階茲審賜命帝宸陞華  
匠監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二浙以西更借金城之  
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召父杜母之來知已布于  
教條敢敬陳于賀牘某官英姿霽月英氣澄秋讀人間  
未見之書為天下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光之吟  
赤白囊中忽報夕烽之警一鼓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

戎之行陰闔陽開孰策六奇之用風飛雷厲屢摧千里  
之鋒武夫悍將奉命以爭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陸  
抗守邊之畧信不愧于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亟見于  
賈誼內徧儀于華貫外游領于藩宣甫茲建臺又爾易  
地蓋兵之可用古獨稱夫京口而謀之未寢今猶慮于  
淮南望公之來真以日而為歲聞令之下皆滌慮以洗  
心貪夫骨寒黠吏膽落乖爭侵暴足知屏息于閭閻風  
采精神信可折衝于樽俎願益體古人愷悌慈祥之意

以一洗積年愁恨歎息之聲庶成保障之功即正樞機之任某蚤以多病自棄明時再冒招延一無補報俛焉耕鑿免于饑寒一廛為氓幸遇滕君之仁政萬間庶士敢祈杜老之歡顏謹勒此代其身致敬于庭下意陋辭拙且不嫻彛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幸甚

授藍田縣令張伯直啓

原注名德直以稱職復任

十年避地事業從可知四海無家生理何勞問惟是心存其恒德亦蒙齒錄於高人初疑已斷之機便成棄置

終悟不調之瑟猶可更張死灰有意於復然璞玉敢期  
於再獻少作既悔舊文盡焚欲營一畝之宮潛究六經  
之旨志久未遂時難再來感落葉於清秋每臨風而浩  
歎螢飛庭戶思披車肩之書雨霽郊墟空咏文公之句  
伏惟某官學而入仕惠以臨民交章薦而榮被新恩六  
事修而與聞政事里閭和會吏卒歡迎草長訟庭尚牧  
曾畱之犢風回春郭重開舊種之花竊聞有德可尊處  
仁為智伏願息肩餘蔭拜手清塵身雖貧而累輕易足

支消之計道既獨而交寡斷無請謁之私

窺豹集後序

前朝起良維據華夏進用南北豪傑之士以致太平百  
餘年間民物殷富漢唐而下良法善政班班舉行原其  
始必有啟之者也余生淄川不與前輩接山城非大都  
會無所考究年二十九避地逾河關五十有二東歸鄉  
里親戚故舊無在者熟視田園不敢為已有居歲餘移  
家濟南初識李善長嘗出一巨編題曰窺豹集細書滿



紙乃其曾祖東平府君疇昔之所著撰也其祖靈石府君求序于節使許公公為作序其說甚詳就閱之若望大水不見涯涘一日携其編來訪曰某將版行先君文集旅次乏力罔克備舉請先生勛校揀選然後刻之餘俟他日余辭以才識淺薄且老眼不能看小字間歲復以中字謄錄數冊來請徃反三四無懈色懇告余曰先子欲以是集傳世居平世而易之故因循至今某流寓隱約閉眼不見後事若不竭力為之恐終泯泯也故不

恤出息假貸以僦工幸先生勿辭余曰向之脫漏頗能  
為子注字之顛倒頗能為子乙至於擇而先之置而後  
之子當自為也因得盡讀其所編錄上皇帝書幾萬言  
所以立太平之基如太學登聞院提刑司常平倉兵衛  
屯田之類皆載於書中前朝號稱多士綱紀法度固非  
出於一人而府君亦南北多士中數之一也感應論謂  
善惡生於心心知則天知儒論謂秦不能使之刑名漢  
不能使之雜霸以下數節其言凜凜純正能悚惕警覺

於人立言如此又逢時頗宦達然未嘗聞人有道其名  
氏者乃知孝友才俊之士潛德亂世沈寂其行實文藝者  
多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既畢還其集又請為後序因  
以余之所見并感而欲言者書之善長遭大變革負窺  
豹集跋涉數千里無所失墜蓋痛其曾大父之事業曖  
昧無聞而常欲顯揚之也客居厯下母夫人在堂授小  
學以奉甘旨其弟早世有妻有子母夫人之兄歿亦有  
妻子合孤嫠數十指皆收養之當此時又能版行其文

集以成父志若善長者可謂孝矣若李氏可謂有後矣  
善長名德元善長其字也嘗補父廕父諱謙亦以任子  
入官昭陽單閼二月序

變古樂府小序

元光正大間李長源王飛伯輩競效樂府歌詩沿襲陳  
爛殊無意味近有三篇以舊題為律詩道今日事前未  
有如此作者因欲收拾古樂府盡入此格俾後之詩人  
言此格自吾家始亦詩之一變也

雲萍小錄引

君子之心正平虛靜無物我之辨聞一善言則志之見一善事則述之故善之所在不必出乎已而善不可勝用也雲萍小錄者有人已嘗為之而其說曰進士及第後作同年錄以其同升于吏部也是則同而有不同者焉觀夫雲行于天萍泛于水猶男子從事于四方也碩德純行奇才絕藝雖然與之相接可法可慕可喜可愕固已道同志同跡同事同有不勝其同者矣見之則心

醉違之則夢思獨可以不如進士同升于吏部而置之乎其大意如此河中李欽用云吾兄欽叔喜其事可法嘗述為之因請余為引而欲繼為之余曰雲萍小錄厚之至也由其名而效之者必多矣苟非其人恐借以為諂諛之具道非可尚而貴言無可取而富欲遂其私而求媚其人焉因亦錄之則非小錄之本意也

送王仲澤任寧陵縣令引

二戴集禮列於五經其文字之多倍於易詩書而喪服

幾半之聖賢相與丁寧問答以明其制者得非禮主於敬敬以立行行以孝為本孝以勉喪事為難乎宰我欲暮三年之喪孔子以為不仁於汝安乎之問責之甚深嗚呼去聖益遠而安之者何其多也太原王君仲澤之居母喪也擗踊至於既殯飭粥倚廬至於食菜果練冠至於祥琴能率禮以終制難矣哉立行之本於流俗既衰之後舉禮之難於叔世已壞之後移之可以事君推之可以從政矣初宣廟以縣令近民欲得其人也詔內

外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以聞而用之他人之舉者一  
二人或三四人至于六七極矣舉君者獨三十餘人自  
登進士第以青衫九品職應辟書居油幕者殆將十年  
而人無言焉及丁母憂唐鄧帥府又以前職檄起之蓋  
不得已而後起也既而從吉從吉未滿三月勅授寧陵  
縣令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若君者克自立者歟不  
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若君者為可知者歟愚嘗妄論  
四科之長各述其所長非謂有其一而無其三也曰德



行顏淵不能政事政事季路無德行可乎曰文學子夏不能言語言語子貢無文學可乎故於君之赴寧陵也唯述其能行三年之喪夫豈簡君也哉

送張景賢張彥遠引

泮宮魯之儒宮也泮水之詩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又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孔子曰我戰則克是知文武非二道而後世歧之至其甚也妄加毀訾故劉蕡曰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傷後世惑之之詞也若夫卻穀之

說禮敦詩祭遵之雅歌投壺元凱之射不穿札叔子之輕裘緩帶謂四子不知兵可乎哉余戇書生也學不足以起身文不足以明道然而不為流俗之所惑者蓋嘗深考古道篤信聖人之言故也自經喪亂身外無族有子既冠遠遊未還年將四十被檄西來借一軍職有名無實若此而與夫啗腴飲醇者同責其畏避而不事事不亦冤乎後世惑於流俗不知文武同方而失其所以用人使貧賤之士進退狼狽而不知其所為悲夫因二

君之赴省也爰書此以贈之焉

送趙仁甫序

帝堯在位以治天下老而禪於舜舜有大功二十亦以  
禪禹孔子無堯之位無舜之功學者以為賢於堯舜何  
哉愚嘗聞孔子之前如列國漢魏諸家之說亦已有之  
及乎刪黜述修之後人文化成則諸說莫能亂蓋二帝  
行道於當時而孔子垂訓於萬世此其所以賢於堯舜  
者歟嬴項既滅諸儒掇拾編簡於灰埃之餘各以所見

為說授受服習流分派別漸遠其源隋唐而下更以詩  
文相尚狂放於裘馬歌酒間故文有俠氣詩雜俳語而  
不自知也方且信怪奇誇大之說謂登會稽探禹穴豁  
其胃次得江山之助清其心神則詩情文思可以挾日  
月薄雲霄也於戲吟詠情性止乎禮義斯詩也江山何  
助焉有德者必有言辭達而已矣斯文也禹穴何與焉  
迨伊洛諸公乃始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以致其知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主於靜欲一掃歷代訓詁詞章迷

放之弊卓然特立一家之學謂之道學其綱目恢恢乎  
而其用密哉德安趙君仁甫承學之士也士有窮達其  
窮數也其達學也徵之趙君信然旃蒙協洽君始北徙  
羈窮於燕已而燕之士大夫聞其議論證據翕然尊師  
之執經北面者二毛半焉乃撰其所聞為書刻之目曰  
伊洛發揮印數百本載之南遊達其道於趙魏東平遂  
達於四方著雍涖灘十有一月至于濟南愚雖敬受其  
書而所居僻陋不足以館君因病止酒又不能與君對

酌但日相從遊聽其談辨而已於其行也先原仁甫之所學次祝以敬慎威儀尊其所學視兼金之贐則有媿其於送人以言則無甚媿焉耳

送李善長序

濟南士人唯余心苦而善長尤苦何以言之余老而還鄉封樹先塋更期親戚有在者田園得三之一一二故人相與往來以慰餘生今親戚無在者田園為有力者所據一二故人以余貧賤疎絕不相往來故曰濟南士

人唯余心苦善長流寓於此戚屬相依同食者殆十餘  
口唯以小學為生生之資而復為軍戶故曰善長尤苦  
豈不信然善長母老而子未冠不得已推其母之姪魏  
氏子從軍又恐傷母氏之心也故捨其朝夕之養生生  
之資而與之偕行歲暮途遠不敢告勞意者欲哀祈所  
司置其弟於優處歸以慰其母也閩人歐陽詹舉進士  
來京師將以有得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  
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昌黎先生曰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善長南行何以異此或曰子為善長作序而先自序何哉曰若不知耶唯苦心者能知苦心者也悲夫

送房希白序

甲與乙俱論事甲之論質朴可笑乙之論閒遠可談靜而思之甲論如田父之務耕桑農工既畢具牲牢酒醴以供祭祀以養父母以溫飽其妻子乙論如學仙之人逃父母不畜妻子道引服氣如此數十年少無昇舉之



驗竟陪於空山爾甲乙之論善學者奚取焉方希白之  
在樊城也朝不謀夕誦堯舜周孔不輟襄陽百萬人獨  
以詩見寄某因謀以王氏之館寓之他日枉顧嘗切切  
以治生語之亦何異甲之論質朴而可笑也延留浸漬  
而後試補府學交遊趙山甫韓景淵諸丈受知於南漳  
縣令楊君承寄詩之初但知高尚其事和而贊美之以  
王氏為不可寓治生為不足語又何異乙之論閒遠而  
可談也夫五音相合以成樂五色相錯以成章故朋友

不貴苟同而貴乎有以相濟也聞希白應楊宰嘉招將赴南漳於其行也書某所以為人謀者為之贈會素大本亦請以是觀之

裕州防禦使題名記

郡縣廢置視時之重輕立本圖始必選世之望人以培植之戰國時方城重於楚逮漢唐之隆利盡南海其地不過為四會五達之衝自是而後漸降而為縣皇朝應運興滅繼絕割淮之南以為晉故方城稍重於漢唐而

為縣仍舊泰和六年晉既渝盟汾淮上下增益屯戍於  
是改曰裕州置刺史國制刺史職五品受約束於大鎮  
而不得專是州縣之名雖殊其施為舉措亦無以大異  
今主上即位之四年有司再以為言乃更刺史為防禦  
使首以某官莅之某官嚴幹之名素著於中外故用以  
培植本根俾後人樂其成而食其實也唐玄宗愛鄭虔  
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虔聞命不知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

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夫廣文館閒曹也以處不事事故雖愛其才但以閒曹  
處之名雖美而實不至豈若裕州防禦使自某官始之  
為愈也其山川控帶戶口兵賦刺史題名記備矣此不  
復云至大五年五月五日淄川楊某記

甘白室記

人之生也厚厚者性之正也隨其所習而善惡分焉記  
曰甘受和白受采甘者味之正也和者味之習也投之

以鹽則鹹調之以醯則酸白者色之正也采者色之習也塗之以丹則朱汚之以墨則黑人獨異乎故習於善則為君子習於惡則小人也昭昭矣余生不辰幼失恃怙長失訓導無養而不知所守無學而不知所擇縱心直前放而不收恐違善而之惡也故取甘白以名所居之室而為之記將欲復性之正視其善惡而從違之而議者遽謂余援引證據違失經義蓋不知言異而旨同也抑嘗思之復之之說猶有未盡者焉夫易壞者味之

甘也易染者色之白也易流者人之性也慾昏於內物  
誘於外眩惑顛倒差之毫釐則失之尋丈矣若能學以  
謹習養以歸厚至於心正而意識則應物而不亂事過  
則湛然何善惡之辨得置於其間耶亦猶味之甘者久  
而不壞色之白者涅而不緇置鹽醢於度外釋朱墨而  
不問余之道其庶幾乎

養浩齋記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為童

子師項背微僂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模糊不見頤  
頷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  
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  
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  
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  
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為是  
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

孟子之書修其天爵不肯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說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為行述之以為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產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羞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祿之稱今也仕之卑者不為制祿而斗米束芻繩之以法舉手蹈足輒挂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慙形影夜慙夢寐飲慙甌盂食慙匕飭他日復見子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



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

### 窳庵記

蒲臺王巨濟少年讀書為舉子計及山東被兵更為權謀武士事上黨公亦嘗有官大變革後奉身來歸著道士服築室于濱州之市東榜曰窳庵居之余六七年前嘗過濱借宿于是庵巨濟因請為記余亦新歸鄉里凡謀為繆戾心擾擾未靜曰他日當為作之庚戌再過濱

乃為作記竄物病之名也巨濟取以名菴蓋比身于物而且病焉余為巨濟設問而問之曰非以讀書無成而為病乎非以嘗有官旋失之為病乎非以投老無家著道士服寄跡一庵為病乎余復為巨濟解之曰為舉子計未及有成以兵荒去鄉里更為權謀武士余但見得隨時之義非讀書之罪也嘗有官遭大變革失之非權謀之罪也不幸喪家來歸寄跡一庵非身之罪也巨濟能不怨猶復歸罪于已而以竄名其庵夫粟菜果蔬食

物之佳種也其或不熟非佳種之罪也土木金革用器之良材也其或不攻非良材之罪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五帝本紀云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由此言之巨濟平生所遇如此而處之如此用心可謂平恕矣豈非人情之所難乎

### 秀野園記

洛南縣治東南五六里陵阜曲接回抱忽斷若門然謂之窄口既出便得一川平演肥沃宜穀麥禾麻農家隨

山勢散處總名曰章谷其間大抵多李氏之田也李氏之先嘗以文無害佐縣治因倍蓰前世之業而始有僕馬婢妾之奉於是即其地為園以充其宴賞遊觀之樂取東坡獨樂園詩名之曰秀野引竹園谷蒼龍潭二水鑿於其前面池起屋四楹植果樹雜花於其後至大四

年六月余始來遊望之青林蔚然既至其處怪其蕪穢不治豈以其時賦歛方重未暇及此而然耶易卦兌上離下革革者變改之名也上六之象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李氏名革視其先子益收書誦習敬禮士人而有  
革之道焉傳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苟是心不替又豈止僕馬婢妾之奉宴賞遊觀之樂如  
秀野而已哉淄川楊某記

題公孫長卿左氏韻語後

原注長卿  
名昂霄

運副朝列先生雖以文章名海內及見後學小生有片  
善僅可錄所以長育獎進者備至故某之不才亦蒙獲  
侍坐未坐定出示所著左氏韻語并其祖中散公行狀

兵後得於壞壁間者先以勿辭要之俾題卷尾夫毀之則辭溢醜譽之則辭溢妍是持未識毀譽之正使行學之實不能盡信於人由辭之溢也詩三百五篇其義庶矣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何必盡其風賦比興之理遍數其禽獸草木之名哉故立言者貴乎簡而正也况碑誌傳記題評贊序傳信之文也豈辭之尚哉大抵得中散公行狀於壞壁之間者孝感也著左氏韻語撮傳中事無一二遺者篤學也孝感行之至也篤學志之

誠也以是蔽之可乎某師心孤陋學無根底謬妄之說  
不自知其是非必有能辨之者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先生當尊嚴其道不宜以成才之禮待後學小生願先  
生接某輩如韓文公之視李蟠不願先生如孔北海之  
友禰衡也

題重刻離堆記後

魯公之德之藝咸為當代及後世之所推重蓋公以忠  
義為德以翰墨為藝二者初不相資以成名也德成名

隨之藝成名亦隨之正使公不能書而忠義之節當與日星爭輝如或不遭奮勵之地有以自見而翰墨之妙亦當與金石不朽矣故張巡之節不待藝顯李斯之筆不以人廢雖然有德以發其藝有藝以華其德虎之文炳然豹之文蔚然宜乎後公數百載大人君子據德游藝愛之而不置也公嘗作離堆記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比他書尤瓌奇元符三年唐子西祠堂記已有崩壞剝裂之語元符距今又百餘年鄧元帥漆水郡公



慮其崩剝不已寢及完處公門下客安常嘗以篆隸待  
詔翰林亦能以朱蠟摹書不失其真適官於南陽某人  
尋其復善刊字公乃出家藏離堆記石本置其點畫缺  
損絕不可識者餘悉重勒之石凡幾百幾十字典型具  
在唯讀之不能成文為可惜也嗚呼魯公之書取譬則  
火也離堆之石取譬則薪也火傳於薪薪灰而火無盡  
故離堆之石可壞而魯公之書不可泯成德之藝大矣  
哉懿夫大人君子之事可以為教於斯世也據德游藝

大人君子之事乎孰謂元帥公重勒魯公之書於石非  
大人君子之事也歟非可以為教於斯世也歟至大六  
年楊某題

題山谷帖

山谷寄成伯祕校書云道一而已聖人之道均於治性  
改過平居之心恬淡平愉更無委曲大概不為人作便  
近妙道此數語與二程之學亦何以異而當時分蜀洛  
之黨其不相悅也如此何哉成伯不知其氏族公和寄

惠雖距筆詩云李侯掉三寸滿堂風拂拂成伯蓋姓李也

題黃魯直書其母安康太君行狀墨迹後

原注張左

玉家藏

以為子者尚其孝以業文者尚其辭以學書者尚其法傳之子孫為三師

志道字說

周人諱名男子冠而字所以代名也名則命於父師亦

有自以其意而為之者字雖朋友可也某人諱古嘗以  
其名請字於余余時閉戶退藏守銘背之戒以其請之  
堅也曰子之名父師之命歟抑自以其意而為之其義  
柰何曰某性至拙不能與時俯仰屈而不信故為是名  
也余曉之曰古豈拙之謂哉古人今人之師也古之君  
子志於道不志於利故善始令終子孫逢吉今之人不  
顧道義惟急於趨利寅而興卯而作午不見其利則心  
已遲之殊不知以趨利為始將何以令其終乎子無以

古為拙志於道而已矣請以志道代子之名子以為何如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子姑安之久而當知余言為不妄

四箴并序

有過行有不逮則如之何曰改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斯而已可乎曰改之則無過勉之則事治於斯二者何有作四箴以自警云

浮躁箴

輕發曰浮欲速曰躁事既不達動貽悵懊是以君子沈思莊靖治劇以簡處動以靜悔寡事治心和氣融安樂壽考咸集于躬

懈怠箴

身體好安心情欲恣安逸懈生荒恣怠至日復一日萬事不治安不可常恣不可充心乎蒙昧身乎困窮勿謂有命罪在汝躬地不產衣天不雨粟鬼不輸智神不賜福不治不修塞心餒腹勤則不匱學則能通能通則顯

不匱則豐既豐且顯樂在其中

妬忌箴

他人有能可尊可師不知出此反妬忌之不妬如之何  
近乎無志不忌如之何安能有為匪妬他人妬已之不  
習匪忌他人忌已之不思思之斯得習之以時文學中  
積聲聞外馳汝亦多能妬忌奚施

十二字銘

熄暴怒毋戲言辟損友塞禍源

陶之甌贊

陶之甌杜之囊深秋晦日詩人腸河之水流洋洋歲寒

松栢在高岡

祭劉副總管文

維端平元年歲次甲午三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襄陽府府學諭楊某拈香酌酒告于故權京西副總管劉君之靈惟君之先貴重於遼遼亡入燕襲爵百載必有道也紹定癸巳以鄧來奔越明年改元端平正月己酉



王師克蔡乙卯疽發背卒無後亦必有道也嗚呼哀哉  
某所以祭且弔者武仙執迷不復唐州不知天命註誤  
而死者不知其幾何如鄧民穰穰咸獲更生以武仙唐  
州方之實亦有賴於君焉此衆論之公也某寓鄧六年  
蒙君以客禮待燕遊樂樂無不與焉此一已之私也苟  
無公論不敢遂其私魂而有知庶幾聽之

為節婦尼釀糧疏

故鄒平主簿王宏道先生學為人師行作世範詞賦造

乎二李濟南謂之三王迨桂枝入手之年正戎馬生郊之際俗儒買服而覓舉嘗丁繼母之憂赤尉託事以逃差代赴危城之難生全忠孝道合神明悼子息之不存愍室家之猶在挺守貞之高節遂寄跡于空門行年七十度日艱窘效釋迦氏乞食舍衛之城似蘓源明忍饑浮雲之巖凡曰識面寧不媿心但當稱具有無故可助之薄少載思共伯哀吟守義之詩無使孝標忿作絕交之論

優伶語錄

堅白子居於般溪之上不慕榮利喜為文章田食井飲  
與世淡然叢爾山城再罹大兵雞犬不聞四郊草荒一  
官不調未獲祿食親舊離散無所假貸祇服避地之訓  
歲九月而有汴梁之行所以赴銓調訪親舊也傳曰適  
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生業既失安在其  
能三月也行次濟水之陽有同途者亦欲踰大河之南  
不負不荷若有餘齎言語輕雜容止狎玩怪而問之曰

我優伶也且曰技同相習道同相得相習則相親焉相得則相恤焉某處某人優伶也某地某人亦優伶也我奚以資糧為言竟自得之色浮於面聞之有感於余心者夫人之所貴乎為士者為其道存焉耳仁義道之本歟仁以安人義以利人使人利而安之相親相恤者近焉優伶世之弄人也而有是哉而有是哉因且自念修身慎行讀書著文幾年于今矣獨無所同然乎哉側聞某官大夫名德之日久矣未嘗望清塵拜下風得接粲

花之論今也路出東原

原注興定元年東平府錄事雷晞願名淵

欲致謁於

左右疑而未敢進也俄而自笑曰何期大夫之淺耶仁義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乎或曰為其同乎大夫決巍科馳令聞自致於青雲之上汝身不顯於世名不稱於人沉滯碌碌窮於逆旅果同乎堅白子曰轅下之駒德不配驥然亦馬也謂之非馬可乎或者不能對因錄優伶之語以為獻伺候門外進之麾之惟命

